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

第三十二期

劉英全主幹

美國海軍佔領冰島

本月九日，滬市各報載美國海軍佔領冰島消息。關於此舉，我們願意陳述幾點意見：

第一，冰島位於西經二十五度以東，就是依據本年二月美政府所下「常識性質之定義」，也不能夠把它劃在西半球的範圍裏面。它是整個歐洲的西北哨站，也是英海軍控制北大西洋的重要根據地之一。如果冰島可以算作西半球的門戶，那末，所有歐非兩洲的西岸島嶼，無一不可視為西半球之門戶。誠如美參議員塔虎脫（其父在威爾遜前擔任總統）所說，「凡佔領冰島之理由，悉可援引之於愛爾蘭，英格蘭與葡萄牙，……上述各國與美國之距離，並不比美國與冰島間之距離為遠」。實際上，「羅斯福總統之左右親信，如海長諾克斯，陸長史汀生，國務卿赫爾等已主張美國海軍立即佔領佛德角（達格爾旁）及亞索爾（葡屬島嶼）」。

而威爾遜與總統會談七十五分鐘以後，也對報界聲明，「依余之判斷，保護冰島僅屬美國計劃之第一步，若干同樣性質之措施或有於短期間內採用之可能，……如事實有必要時，余贊成佔領北極圈甚至北蘇格蘭之根據地云。可見美海軍之佔領冰島，絕對不是為了消極的保衛新大陸之安全，而是為了積極干涉舊大陸之作戰。從此以後，美國的海陸空軍，如有派往歐洲之必要，已有先例可援。孤立派人士若不能於此時實施有效的阻止，以後只好自認主張失敗耳！

第二，自美至英，無論經由那一條路，航程都約三千餘哩，而自冰島至北愛爾蘭或北蘇格蘭，航程極短，即在戰時大繞曲線以避潛水艇之襲擊，為程亦不過千哩，而其中至少應有三百哩左右係在冰島美海軍的巡邏範圍之內。故自美軍代英駐守冰島以後，美國的援英物資，可說已送到了英國的後院，大大地減少了途中可能遭受的損失。以英國海空軍之現有力置而論，欲保護此數百哩航路的安全，當然是綽綽有餘裕的。希特勒的遊擊艦隊，嗣後恐將不敢輕離挪威海面，即使冒險衝出，亦必全被殲滅。

第三，冰島與白海緯度相同（均在北緯六十五度），都在北極圈邊，其間距離，並不遠於阿拉斯加至海參崴一段。將來蘇聯苟有危急，而海參崴一路又為倭寇所切斷，則在不凍期間，美國之援蘇物資，儘可以由冰島經過挪威海角，直運蘇聯曼斯克或阿爾安琪兒，這反比較東路為近便，因自海參崴至烏拉爾西，陸路非常遙遠。所以冰島之被美國佔領，不但即吉爾認為「絕無反對之理由」，史大林當亦固有此感。

由於羅斯福之抱定決心，美軍現已開入戰區。英國所最關切的大西洋之戰，實際上可說已告終結。如果莫斯科是德國陸軍的墳墓，那末冰島應是德一切國際強盜的葬葬之所！（英）

中國文化服務社

星期評論出版社

中華民國卅七年七月十八日



我為日本着急

據華盛頓十一日國聯電，美海軍部長諾克斯與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已向參議院海軍委員會公開承認，羅斯福總統對於美海軍所發之訓令，已准其為自衛起見，攻擊德艦云云。

關於「自衛」之解釋，諾克斯曾舉一例謂：

「日前有美國巡邏艦一艘，在北大西洋打撈被炸英輪上之遇救人員，時在晚間，美艦聽音器發現附近有潛艇一艘，恐為德方潛艇，乃施放海底炸彈一枚，擊中與否未悉，此乃自衛措施」云云。據此則非德艦遠避美國海軍的大砲或魚雷之射擊，斷難免遭「攻擊」。誰說美國尚未參戰？

長首畏尾的日本當局，一向估計錯誤了美國孤立派的勢力，以為羅斯福在短時期內不敢對德作戰，於是一再宣言欲以美國參戰為其策應軸心伙伴或履行三國同盟條約之唯一條件。現在美國的海底炸彈已經施放一枚，而日本尚無動靜，怎麼說？

法朗哥已表明態度

華盛頓十一日合衆電：「財政部發給布命令解封西班牙在美資金三千萬圓。西政府已提出担保，該款之使用決不違反前次封存命令內之規定云」。這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消息，雖則它的表面價格只值三千萬圓。

在歐洲大陸上面，這次戰爭實起源於西班牙的內亂，所以軸心國家頗有理由要求法朗哥在攻擊直布羅陀之際盡一番氣力。然而法朗哥比

維琪政客聰明得多，始終不為第五縱隊及其主人的威脅利誘所動，迄今未投孫納一派所誤。這次他給美國的担保，顯然就是繼續遵守善意的中立政策，決不加入軸心一夥。

樹尚未倒，狐狸已散，希墨二公聞之，當必拍案大怒乎？然而法朗哥已有恃無恐！

欲敗德軍不可硬拚

德軍進攻蘇聯，業已二十餘日，中路主力軍雖已完全佔領東波蘭，並侵入丁白俄羅斯，但是南北兩路，並無多大進展。據倫敦各方判斷，過去德軍試攻之目的，僅在發現蘇方弱點，俾效色當一役之前例，突破防線。果爾則全世界兩大陣軍之真正搏鬥，尚在準備中間。

我們希望過去四年的中倭之戰，能使蘇聯懂得如何消耗侵略敵軍的人力與物力。現在美軍已經出動，希特勒的反對鎮政策事實上已斷無完成之日，蘇聯只要設法拖牢德軍的泥腳，使之不能轉戈他向，則其崩潰之速，亦必可比閃電。

破鏡重圓的序幕

倫敦十一日路透電：「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及波蘭總理薛戈爾斯基，外長榮維斯基，今日續在外務部舉行談話；英外相艾登亦參加」。

俄波本為世仇；這次波蘭的亡國，蘇聯又是「與有功焉」。如今艾登外相親任調停，想使破鏡重圓，其任務之完成，當必異常困難。好在外交家都重現實，並不熱讀歷史，尤其容易忘記自己剛纔所做的事，所以我們對於這次的倫敦

談話，不妨抱着樂觀。也許下一步還是關於波羅的海三小國恢復獨立之談判，誰知道！

亂世生活雖可厭，亂世新聞却好看。在過去兩年之內，我們確實是從報紙上獲得了許多有益的常識。所謂人類中之前進份子，根本上和我們似無甚大差別，他們到了必要的時間，也會設法編織自己行為上的破綻，並不怎樣堅持原有主張。倘使波蘭經此談話而得恢復獨立，則就道義上言，當然又是蘇聯外交的偉大勝利！

賦得蜀中無大將

在七月十三日的新華日報上面，我們看到了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抗戰四週年紀念宣言」，其中有一段說：「凡此一切，無一不在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保衛祖國的先鋒隊，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黨，是團結抗戰的模範，是艱苦奮鬥的典型！」我們自愧富有封建思想，不敢且不忍說這話是中共中央對於該黨本身的「蓋××」並非被略，僅係避諱「定論」，而僅願向國民政府建議，在未起立抗戰陣亡將士公墓之前，先於適當地點為此「保護祖國的先鋒隊」立一「長生祿位」！無論用木或用石，均以表面粗糙為妙，背後並刻「不准摩挲」字樣。

慢郵代電

旬日以來，重慶氣候異常炎熱，而又時有警報，同人寢食不安，以致本期遲出數日。在幾十節前，此類情形，恐尚難免重演。謹此聲明，惟希諒察。

德蘇宣戰及其對於世界戰局的影響

吳之椿

看待終於六月二十二日對蘇聯宣戰了！戰爭從來潛伏着不測的變化；德蘇之戰是歐戰開始以來最重大的意外事變。其來勢之突兀，在去秋德蘇日三國同盟以上；其影響之浩大嚴重，亦超過甚遠。無論在歐戰或遠東方面，這個意外事變，均有無比的重要性。

世界戰局從開始到現在，已可概然劃為三個階段：自歐戰開始至三國同盟之公佈為第一階段；自三國同盟至德蘇之戰為第二階段；自德蘇開戰以後，顯已入於第三階段。撇開一般戰場上的進退不提，而集中注意於交戰國雙方勢力之消長，我們可以看出這三個階段中的情形，各有極大的不同。在第一階段中，德國事實上已經席捲西歐大陸；法國屈膝，英法陷於孤立無援。美國對英法雖有援助的呼聲與姿態，然與論尚未成熟，內政上復多扞格，羅斯福僅發三次聲明，為其中之一重要關係，而難有把握。在遠東方面，美國繼續推行對日妥協之政策，美國孤掌難鳴，日寇兇焰益張。遠東與西歐兩戰場，烽火相望；而各為系統，不相聯繫。這是英國與中國在軍事上最艱危的時候，吾人試一回想去秋的局面，其驚心動魄的險象猶歷歷在目。蘇聯在此期間的外交，對德有互不侵犯的條約，對英維持其正常之關係，在遠東則援華而不反日。其於遠東與西歐兩戰場置身事外的政策，雖早已具備內在的矛盾，但未暴露矛盾的破綻。中英兩國在世界上的孤立，是第一階段的主要形勢。這個形勢，因三國同盟之出現而告推翻，世界戰局遂進入第二階段。

三國同盟之公佈，至今已逾九月。在此期間，國際局勢之演變，已經充分證明盟約對於加盟的國家，利少害多。反之，收穫最大的，乃是盟約所敵直接摧毀的英國與間接消滅的中國。這是出乎加盟國家的想像之外，恐亦非任何人始料所及。德日之間早已心脾契合，朋比為奸；有盟無盟，無增於雙方之實力與聲勢；在彼此海陸隔絕的情況之

下，事實上亦無法實現大量的挾注。就德國在歐洲的勢力本身而言，較之在第一階段中，並無甚大的差異；而就其與英國勢力的消長而言，却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與逆轉。美國人民厭惡納粹的心理極為普遍，援助英國的情感也極自然；但積極反抗德國，甚或冒犯參戰的危險，則在彼時全屬另一問題。三國同盟針對美國，認之為德日在東西兩方面的共同敵人，從此決定了美國的態度。全美的人民，至此方補定了一種信念，認識美國與德日的衝突無可避免，並且下了決心，從事自衛。自此以後，美國的一切舉措，都應付這個威脅而取得勝利為前提；儘管其實行方式與時間，留有伸縮之餘地。三國同盟之公佈，使羅斯福三屆連任之獲選，事勢趨於定論。其後，在羅斯福領導之下，美國對於援助英國，採取了空前的積極措施。綜合數月以來美國援英的各種計劃，及美總統與其他領袖的言論，因三國同盟之一舉，英國從美國所獲得的，不下於一種絕對的保證，就是只要英國自己不安協，美國絕不坐視英國的失敗，雖參戰亦所不辭；而英國自己是決不安協的。英國雖在東南歐及東地中海失利，但在對德的勢力上說，已由孤立的劣勢地位，增進到與美國聯合的優勢地位，這是一個絕大的勝利。照目前的情形看，美國實行武力參戰，已有迫在眉睫之勢了。

在遠東方面，三國同盟更是一個旋乾轉坤的樞紐。盟約公佈以後英國即放棄其多年來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政策，而改採取堅決的立場。美國對於遠東的政策，一向站在尊重條約的基礎上；中日戰事爆發之後，復嚴重申明不承認武力所造成之現狀。中國之抗戰，一方面為爭自己之民族生存，一方面為求遠東的永久和平。至此，中英美三國在遠東的政策完全一致，這是遠東從來不曾有過的局面，也是三國同盟之賜。中國在遠東也一舉而脫離了前一時期的孤立，與英美共命運。中英美三國之間，雖無任何類似政治協定之束縛，但事實上因利害與戰

點的一致，確已立於同一戰線之上，這是中日之戰與遠東大局由死入生的起點，實是一個重大的關鍵。自此以後，直至現在，英美在遠東的佈置，以及其對中國擴大的援助，也僅僅是這個起點以後的初步工作。德日既締同盟，在東西兩面互為策應與聲援，中國戰場遂與歐洲戰場發生聯繫，而息息相關。由遠東而及於世界，中國與英美，存則並存，亡則偕亡。中英美三國因歷史關係，戰爭經驗與時局推移所構成的戰線，就是解決遠東與世界問題的正確路線。這條路線的決定是世界戰局在第二個階段中最大的成就，這是值得注意的事。這條路線將來如何發展與鞏固，是第三個階段中的工作，這更值得注意的事。站在中國的立場說，現在與將來的努力，其外交與軍事方面，都只有遵循着這一條路線的方向而進行。我們簡略的敘述這條路線的來路，正是因為可以幫助我們認清這條路線在發展進程中的去路。

世界戰局的第三階段，現在已因德蘇之戰而開始了。這個局面的出現，實與蘇聯自身的外交政策有其密切關係。當歐戰爆發之前夕，蘇聯態度尚未判明時，英德兩方皆欲羅致蘇聯以為己利。其時蘇聯舉足輕重，世界和戰繫於蘇聯之一言。其後兩方對蘇的談判，英失敗而德成功；德蘇互不侵犯之條約告成，而歐戰爆發。若以當時英德對蘇談判成敗的功罪完全歸之於兩國外交的巧拙遲速，此乃皮相之論。蘇聯當時的外交政策，決於蘇聯自己。在理論上，蘇聯方面的言論，向來對於戰爭的解釋，說得過於簡單，以為如英德之戰爭，只是帝國主義者中間的混戰。因此，在蘇聯內外形成一種非常廣泛的錯覺意識，以之為判斷世界戰爭曲直的標準。在事實上，蘇聯的外交政策，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一樣，吃虧在於過分的現實主義。卡莊子刺虎，待其一死一傷，然後起而收拾殘局，事半功倍。如果蘇聯當日對於英德的外交政策是從上述的理論與事實出發，則其決定，必是基於一種假定的認識；這就是，依照上次歐戰的經驗，英德戰爭必是曠日而持久的。現在事實已經證明，這個假定與認識，對西歐大陸完全錯誤；德國挾其戰勝之威，已對蘇聯突加反噬了。這次戰爭中新武器的發展與應用，恐怕在事前無人曾加以正確的預測，這是有史以來的一個

意外發展。德蘇之由互不侵犯進展到磨擦而破裂的經過，尚為次要問題。主要的事實是：蘇聯從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所獲得的利益，只是一年又十月的和平歲月，與西歐大陸後的德國勢力。如果當時蘇聯當局在決策之際，對於此種事態發展的偏差，曾經給以適當的分量與保留，則今日世界的局面，與蘇聯自己的處境，當有甚大的不同。歐洲大陸國家政治與外交上的過分現實主義，並非由於其人生來就與別國的人不同，乃是由其長期戰爭的歷史所養成。三百年來歐洲的歲月，約有半數是有戰爭的。在這樣強烈競爭與威脅下所陶冶出來的人生，容易偏於側重現實。因為忽略現實的結果，就是歸於淘汰；而過分現實主義的流弊，不免遭遇反噬。造成今日德蘇之戰的原因雖有多端，其中最重者就是蘇聯自己在過去的外交政策。

德蘇之戰，終於爆發；雙方勝負，有未易言。就經濟，工業，軍備，交通等物實條件而言，則在某種假定之下，蘇方一時之挫折，恐不可免。德國挾其前在西歐大陸所得之經驗進攻，必然假定此種經驗可以完全適用於蘇聯之戰場；然此尚有待於事實之證明。運籌帷幄是軍略專家的事，決勝千里却不盡在專家的掌握之中。自世界的觀點看，德蘇戰爭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雙方在軍事上一時之勝負，而在其對世界戰局最後的決定，將會發生如何影響。戰事初起，電訊簡略；但至現時為止，已可窺見其對於世界的局勢，發生極其廣大的牽動。其一，除非德國攻英與攻蘇同時並舉，德軍之突擊蘇聯，無論其成功的預期如何迅速，必然對於攻英方面減少一時的壓力。當現在英國爭取瞬息之際，這種時間是利於英國的。德國在蘇聯多遭一分頓挫，即為英國多增一分便利。其二，德蘇之戰已使德日間藉西伯利亞運輸線的交通完全斷絕。任何增加德日間隔離程度的事，都是有利於英國與世界戰局之前途的。但事應的變動，不必盡與一方有利。其三，蘇聯既有事於西方，其東陲必致空虛，此為日本多年以來求之不得的理想機會，對其進攻蘇聯，是有極大的誘惑性的。日蘇中立條約的實際價值，並不能絲毫給予蘇聯以有效的保障。證以日方對於條約的傳統態度，其價值不能高於德蘇間之互不侵犯條約，可以斷言。日本乘虛而攻蘇聯

的危險，在未證實前，可能性極大；電訊所傳日本或將攻蘇之說，決非無因。如此則蘇聯有兩面受敵之虞。其四，即使日本不乘蘇聯之危，其南進之企圖，亦因同一理由而增加鼓勵，因而加重英美的擔負，而為世界戰局添一重大困難。凡此種種可能的發展，均將使世界戰局的形勢，產生重大的變化，因而引起其他方面不可預測的危機。德蘇之戰引起的劇烈牽動，為歐戰以來所未有的，也是世界戰局在三國同盟以後的又一重大關鍵。因此，今後戰局的發展，要看吾人對於此種局勢如何認識與利用以為判斷。

德蘇之戰，使世界戰局的複雜化達於極點；但同時也使解決世界問題的途徑，更為簡單化與明朗化，這是德蘇之戰所給予世界的光明與希望。蘇聯的地位，在遠東與在歐洲，均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在戰時是如此，在平時亦是如此。在歐亞的政治上，俄國的方向，往往是決定和戰勝取的樞紐，後已成為帶有歷史性的常例。今次德蘇之戰，就這一點判斷，是改正了蘇聯的向背，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德蘇關係之不兩立，由來已久；以德國與英美比較，蘇聯自成立以來，從英美方面所得的同情與援助，遠在其從德方所獲得的以上。今次蘇聯抗德，必然與英，在蘇聯是切合自身利益的轉變，在世界是使戰局發展顯了歷史的潮流；這是英德勢力消長對於德方之又一重大逆轉與英方之又一重大勝利。德蘇之戰在戰場上，雖然發生大不利於蘇聯的情勢，只須蘇聯決不妥協，前途是絕對有把握的。電訊所傳英國政府已與蘇聯磋商如何赴援的方法，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以此為起點，蘇聯必能從英美獲得無窮的援助；而其必然的結果，是使蘇聯與英美立於同一戰線之上。在遠東方面，三國同盟以後，中英美已經將日本圍圍在核心。這條鐵線只缺少蘇聯這一環，是一缺陷。現在所缺的這一環，可以有完成的希望，而使日本在遠東陷於絕對孤立的地位。在世界戰局的全體形勢上，中英美三國的聯合戰線，將擴大為中英美蘇四國的聯合戰線，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使此發展加速具體化與深刻化；並使此一聯合戰線發揮最大的效力。解決遠東與世界問題的路線，在前一階段中已經確立。四國聯合戰線的成立，只是使這

一條路綫得以完成。戰局的發展是不可測的，疆場上的進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四國只須堅決遵循着這條路綫而進行，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更重要的，中英美蘇的合作，是戰後世界和平的基礎。這個基礎，也因德蘇之戰而得奠定。——六月二十八日，在啟永——

悼吳瞿安先生二首

汪辟疆

何來消息到三巴

欲哭斯人路已賒

不嘆鬼雄仍念亂

日歸江左已無家

甌身老尚留南詔

埋夢心猶繫百嘉(註一)

別後寄詩能慰我

寒雲研色字欹斜(註二)

註一：先生藏明嘉靖精製逾百種，自題其扉曰百嘉室。

註二：先生避寇雲南大姚，有見懷詩云「一屋兩築傍成均，檢校羣書大費神，此際風煙徧吳會，雞鳴風

雨懷斯人」。今此詩已刊入霜屋詩集。

十載江南共好春

每因杯酒得情親

高歌幾欲同哀筑

著論時聞嘆積薪

曩世但知聲律細

何人能識性情真(註一)

醉中戲語遺編在

不到西倉亦愴神(註二)

註一：先生至情過人，家庭朋友翕然無間，予深知之。

註二：先生所推，則曲律也。

然世人所推，則曲律也。

註三：曩與君同飲大石橋寓廬，君以文集序文見託，盡

余實語君，「人皆知君曲律之工，而不知君散文

之雅正可誦也」。君以為知言，徐曰「後世非

子，誰定吾文者耶？」，余漫應之。

先生諱中友好共追悼於中央大學，余為聯輓之云：「與謝爾身世相

同，海甸聞胡塵，微尚猶得帶髮集。是楊慎讀書之地，丹鉛成閩

麻，生涯聊擬賦憶歌」。

——方湖自記——

論德蘇戰爭

陳西澄

德蘇戰爭是法國屈辱以後歐戰中最大的轉變。利比亞之戰，巴爾幹之戰，克里脫島的爭奪，阿比西尼亞的復國，伊拉克，敘利亞的轉危為安，這些戰役雖然不僅僅是大戰中的插曲，却也不能使大戰發生根本上的動搖。可是德蘇戰爭，不論它將來是怎樣一個結果，使得戰爭的局面，徹頭徹尾的完全改變了。

德蘇兩國的早晚不能避免衝突，本是明眼人都能預先料到的事實。前年八月所訂立的定期十年，而希特勒說是永久有效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只是史大林與希特勒彼此互相利用的工具。史大林知道，希特勒知道，我們在旁觀察的人也都知道。有了這個協定，希特勒才敢發動他摧滅波蘭的閃電戰。他也許希望英法再演一幕慕尼黑無的悲劇；他斷定了即使英法作戰，他也可以先擊破波蘭，再回軍打擊英法，無論如何不致會有他所畏懼而引為深戒的兩面作戰的危險。有了這個協定，史大林才分到了半個波蘭，才使波羅的海三小國加入蘇聯，才由蘇芬之戰而使芬蘭割地讓土。

可是衝突便在這時開始了。「鄰之厚，君之薄也」。希特勒那樣叱咤風雲的人物，臥榻之旁還不容常人鼾睡，何況虎視眈眈的特捷而動的夥伴呢？所以從蘇聯方面着想，惟願戰爭均勢的繼續延長。德國在西線作戰愈費力，它在東方求助於蘇聯的地方愈多，讓步也當然就愈大。要是德國與英法在長期消耗之下，兩敗俱傷，那更自然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了。反過來，從德國方面着想，自然希望能在最短時期內打破戰局的均勢，造成獨霸的偉業。法國的失敗，使德國的目標逐漸達到，蘇聯的希望終於幻滅。

所以巴爾幹方面的動態便大不相同了。黑海不同波羅的海。波

羅的海是德國佔有最大勢力的海，蘇聯所希望的只是分得一部分海岸和海口。黑海却是俄國百餘年來認為是自己所有的海，俄國向外交通的要道，而且自從發現了巴庫油田之後，更是它的生命線了。因此，它一向認為巴爾幹是它的勢力範圍，尤其是沿海的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及土耳其，斷不容落入任何強鄰的手中。然而事實如何呢？除了最初顧不及防的進兵比薩拉比亞，蘇聯曾經一着在先外，以後只有無可挽回的失敗。儘管它讓與保加利亞，德國的大軍還是開進去了。儘管它與南斯拉夫訂定友好的條約，却不能遲緩一天半天南國的毀滅。是的，一九四一年的情勢與一九三九年的不同了。希特勒已經並不需要蘇聯有代價的援助。

二

德蘇的衝突是早晚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什麼時候開始却大是問題。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種種的材料來證實我們的推論，但是至少可以斷言史大林並不算在現時與德國作戰。德國所宣傳的蘇聯與英國勾結，準備進攻德國，真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要是史大林真是有作戰的意思的話，最適當的時機，是在巴爾幹大戰開始以前。蘇聯那時候的行動，不但可以分散德國閃擊南歐及希臘的兵力，而且可以引使土耳其參加戰爭。這三國二百萬以上的大軍，加上英國的空军在一方面，蘇聯的軍隊在另一方面，巴爾幹的戰事不見得會有今日的結局。蘇聯那時候還不肯參加戰爭，豈有在兩國希臘覆滅，土耳其訂約中立之後，而單獨來向德國挑戰的道理？

自然，蘇聯如要與德國作戰，最理想的時候是在歐戰開始的時候。那時候法國還沒有戰敗，意大利還沒有參戰，更談不到羅馬尼亞等小國

了。德國腹背受敵，兩線作戰，決不會有今日之天下。可是在那戰情形之下，希特勒也不敢攻擊波蘭了。歐戰的所以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就是受了八月德蘇協定之賜。當時史大林放了一把野火，滿以為可以把兩歐各國燒得焦頭爛額，他自己却可以置身事外，坐觀成敗。當時誰不欽佩他的深謀遠慮？可是現在火燒到自己的身上來了。他現在會不會發生「悔不當初」的感想呢？

無論如何，蘇聯決不願意在此時與德決一雌雄。不是德軍侵蘇以前，國際已盛傳兩國將有衝突的消息，而塔斯社在十三日還發出「奉命闢謠」的聲明嗎？不是紅軍雖然在邊境上有「夏令演習」，而合眾社報告莫斯科異常煩躁，毫無備戰現象嗎？不是等到德軍入境，蘇聯方才下令總動員，戰車方才大批的從莫斯科向前方開發嗎？足見直到最後一分鐘，蘇聯還是在設法避免戰爭，消弭戰爭。

史大林不願意在現時與德作戰，並非正是希特勒要在現時與蘇聯作戰的原因。希特勒一向最怕的是兩面作戰，可是現在德國的兩歐大陸已經在他鐵蹄之下，他的東進攻，並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了。英國及同盟國軍隊，此時決不能從海上登陸作戰，要是嘗試的話，這登陸地點的少數部隊，決不能是德國佔領軍的敵手。英國所能做的，只是海軍的封鎖，和空軍的轟炸，其目的不能阻止德軍的前進。德國正可以利用這時機，來解決那深仇痛恨，中間曾經一度爲了利害關係而稱爲朋友的敵人。

希特勒不願意錯過這機會，當然是由於他認清楚了對英作戰是長期的消耗戰。大約他知道波海侵英是不可逃的吧，或是沒有很多把握的吧？要是使英有把握的話，希特勒當然會毫不猶豫的先踏平了英國，然後再來對付蘇聯。使英沒有把握，那麼彼此封鎖，勢必成長久的消耗戰。而潛艇封鎖政策，隨時有促使美國參加戰爭的危險。以德國對英美，無論在人力上，資源上，海軍上，不久以後的空軍上，當然都不是對方的敵手。到德國資源竭蹶，軍火汽油不能供給，糧食不能維持，國內人心搖動，佔領區義勇隊的時候，東方的大熊若排牆而入，傾覆社會黨的政權，有什麼方法可以抵抗？然而要是能在現時擊潰

蘇聯，奪取歐洲的糧庫烏克蘭，佔領巴庫的油田，那麼既可以根絕東方的禍患，又有了長期作戰的資源了。

所以蘇聯要避免作戰，只有參加軸心，至少把汽油，糧食等等的資源盡量的供給德國。然而這樣辦的代價是什麼呢？像意大利那樣的做德國的衛星嗎？就是如此，希特勒能容忍史大林和他的共產政權永久存在嗎？將來不會有一天仍以收拾嗎？我們不要忘了國社黨領袖赫斯飛英的事件。爲什麼英國的政府當局不會有什麼正式聲明。要是赫斯有叛黨叛國的行爲，正是反德宣傳的好材料。要是赫斯一時神經錯亂的行爲，也沒有什麼不可宣布的理由。爲什麼要這樣的諱莫如深呢？是不是赫斯奔英真有相當重大的使命，要勸英國與德言和，同來對付共黨的蘇聯呢？英國保守黨一向反共，前年冬天便有人作如此的主張。可是現在他們大都知避納粹的圈套。邱吉爾說他早就警告蘇聯，是遠勝於蘇聯，所以不會誤上這樣的圈套。邱吉爾說他早就警告蘇聯，是不是與此事有關係呢？無論如何，史大林知道，希特勒與他勢不兩立，決不願意再供給他大量作戰的資源，而養虎貽害。

三

希特勒決定於這時候侵蘇，他的前提是他相信能夠在極短時期內解決蘇聯。要是他沒有這樣的有把握的估計的話，無論他怎樣的好大喜功，也不致把他的軍力來加速度的消耗。不是有些時德國傳出消息，官方認爲只消六個星期便可以結束對蘇戰爭嗎？

蘇聯紅軍的實力究竟怎樣，沒有人能肯定的答覆。因爲蘇聯的一切都是謎。然而紅軍不是德軍的對手，却是一切不帶顏色眼鏡的觀察者所能夠看穿的。蘇聯的一向設法避免與德國發生正面衝突，說是爲了愛好和平，爲了不願意干預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但是我們看見它在波蘭與芬蘭還是採取軍事行動了。小小的蘇芬之戰延長到幾個月，使世人對於紅軍的實力，尤其是紅軍的軍備，發生很大的懷疑。我們又看到蘇聯與日本的張鼓峯和諾門罕事件。雙方都宣傳勝利，但雙方都沒有把對方軍隊殲滅，或是使對方軍隊崩潰，却是事實。我們不能想

像德國的陸空軍在同樣情形之下會得這樣的下場。

現代戰爭是新式武器的戰爭，是機械化的戰爭。新式武器是科學的結晶，是重工業的產品。我們知道帝國時代的俄國是科學落後的國家，一切重工業都沒有開發。蘇聯的三箇五年計劃，突飛猛進，無疑的有了驚人的成績。可是科學人員的訓練，重工業的開發及組織，究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蘇聯在這方面的成就，雖然驚人的快速，驚人的偉大，但說已經可以趕上前進的美德，却誰也不敢相信。在蘇芬戰爭裏面，蘇聯飛機和坦克車的質料上和構造上的缺點都已暴露出來了。所以蘇聯新式武器的數量也許相當的多，品質却恐落後。

我們不知道紅軍將領的訓練，在這次戰爭中會不會發生關係。本來高級將領的更換，在新時代戰爭中不一定要不得的事，而且也許是利多弊少的事。英法的所以失敗，可以說就是老朽的職業軍人把持軍權的結果。要是法國早把貝當，魏剛，甘末林換了年富力強，主張徹底機械化的熱高樂這些人，也許西線戰事不會如此的一團糟。英國不是換過統帥？希特勒也不是已經更換過，殺殺過好幾個高級將領嗎？只是蘇聯前線的軍人似乎太多了，不僅是高級將領，而且中級幹部都大部的被消耗。現在已造成精明的幹部了嗎？現在的將領是學識經驗豐富的軍事人才，還是因為效忠首領而被識拔的忠實同志呢？那大規模的肅清運動沒有在軍心上留下抹不去的創痕嗎？這一切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們所不知道的，希特勒不一定不知道。他的第五縱隊的痕迹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裏都可以找到，當然決不會單不去近在問聲的隣家。蘇聯的種種工廠，種種礦山中都有德國的技術人員。這裏面有沒有，有多少是希特勒的情報員呢？希特勒對於蘇聯的經濟情形，不會沒有報告；對於蘇聯的軍備狀況，不會沒有報告；對於紅軍的力量及思想，不會沒有報告。對於蘇聯政治的內幕，也不會沒有報告。說不定希特勒懷着第一次大戰的前轍，他希望再來一個坦能堡的勝利；他希望敵軍的潰退再可以引起內亂，推倒現政權；他希望新起的政權會再訂立一個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式的投降條約。要是真能夠做到的話，

德國擁有烏克蘭的倉庫，巴庫的油田，蘇聯其他的資源，英美無論如何的封鎖也不能致它的死命的了。希特勒的眼裏，大約還見到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波斯灣和印度洋的出口吧！這亞歷山大和拿破崙不能完成的偉業，要完成在希特勒的手中了嗎？ 德歇休哉！

可是說到了拿破崙，却不免使人想到了拿破崙的末路。拿破崙無不勝，攻無不克，當他征俄的時候，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誰曾料到莫斯科一把火，竟會使這一世的英雄英雄將折，身敗名裂呢？正像拿破崙一樣，希特勒征服了整個的歐洲；正像拿破崙一樣，他只有優美的計劃沒有得到成功；現在又正像拿破崙一樣，推動他巨大的武力，轉向東北歐了。會不會也像拿破崙一樣，這戰事成了他失敗的開始呢？歷史是不一定會重演的呢？

歷史是不一定不能重演的。雖然紅軍不見得是德軍的對手，紅軍的配備更比不上德軍，然而蘇聯却佔有着極大的天賦的優點——地大，物博，人衆。中國軍隊本來也不是遠非日本軍隊的對手麼？中國軍的配備不是更趕不上敵人的配備嗎？可是打了足足四年了，我們不但繼續不斷的在打，而且實在是愈打愈強了。我們也是受了地大，物博和人衆之賜。要是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的版圖只有荷蘭，比利時那樣大，或是波蘭，法蘭西那樣大，現在還有我們立身的地方嗎？中國因地大，物博，人衆而抵抗住了日本的侵略，蘇聯難道不能也因地大，物博，人衆而膠住了入侵的德軍？

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的人民，不是僅以百萬計的，要以千萬來做單位。二千五百萬人在戰線是不難實現的。蘇聯空軍的飛機雖然比較舊，可是受過空軍訓練的人員却着實多。要是英美給以技術上的援助的話，在這一方面很容易有表現。至於紅軍對於德軍的情緒，一般人民對於現政權的感想，我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想到，普通有知識的人，就是不滿意於他的政府，也決不至於會歡迎異國政府，就是不嫌於共產主義，也不至於便願意做納粹主義的奴隸。希特勒不一定沒有，却必不會很多。不是上海的白俄已經與赤俄合作起來了嗎？不是被列寧推倒的孟希維克政府領袖克倫斯基已經在美國發表宣言，

希望國際援助蘇聯嗎？只要蘇聯人民都有同仇敵愾的心志，那麼陷落個城，失幾片地，失利幾次戰役都是不足輕重的。儘可以失去每一個戰役，整個戰爭却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拿破崙的教訓是俄國的歷史。中國抗戰的榜樣正擺在蘇聯的前面。

是的，歷史是不一定重演的。從莫斯科到聖海倫島只是一條直線。

四

一年以來，英國可以說是獨當一面的領導，現在方可舒一口氣。德國在緊急攻蘇的時候，決不會同時來作侵英的冒險。而且英國城市空襲的威脅也可以大大的減少了。空襲當然不會沒有，可是決不會有過去那樣連續不斷的大規模的轟炸。海上潛艇的攻擊雖然不會減少，但在空中襲擊而轉的力量却不要減輕。反過來，英艦隊可以加緊的轟炸德國的軍港，工廠，礦山和油庫。在這時候可以解決敘利亞的問題，充實中東的軍備，或在利比亞再發動一個閃電式的反攻。地中海東部的危機，暫時是消失了——要是德軍膠住在東綫的話，便永遠的消失了。

有些觀察者認爲美國參戰的時期，因爲德蘇戰爭發生而可加速了，我却覺得結果也許是相反。美國參戰的可能性雖然沒有失去，而參戰的時期却往後推遲了。德國的無故的侵入蘇聯，固然使美國人民對於希特勒的征服世界的野心，得到一個新的，更明白的認識，然而我們不要忘了一部分美國人反蘇的情緒一向是很根深蒂固，不至於突然的改爲同情。羅斯福總統所號召的是保衛民主政體，可是蘇聯的政體無論怎樣說法，都不能稱它爲民主。反戰的人士此時自然更振振有辭了。我們一向認爲美國的參戰，與英國的危機是成正比例。英國的危險愈大，美國參戰的可能性也愈大，參戰的時期也愈速。可是現在英國比較的好些了。當然德國的潛艇，如再擊沉幾隻美國輪船，也有促成美國參戰的可能。但希特勒神經不正常，似還不至於瘋狂到那樣的程度，會在這時候有意的再多找個強有力的敵人吧？惟若日本乘此兩

進或北進，發動太平洋上的戰爭，情形自然又當別論。但這參戰的方式與性質，便和美國原所準備的有些區別：即把參戰的主要目標，由德改爲對日。

德蘇戰爭與我們敵人的沒有別的，只是無可排解的苦悶。日本是已落入無底的深淵裏面了。最顯而易見的是，日本與他軸心朋友的關係是被切斷了。在過去，德國的飛機，引擎，機件，以及德國的技術人員，還可以源源的由西伯利亞搬到日本，現在呢，什麼也沒有了。英國的海軍和蘇聯的陸軍封鎖住了德意，同時就封鎖住了日本。它四顧茫茫，沒有一個與國，沒有一個友邦，沒有一個同情的隣人。它雖然一向孤立，卻不曾孤立到這樣的程度。

一 般人在問，日本是忠於三國同盟呢，還是忠於日蘇中立條約呢？其實，現在日本政府所躊躇的不是「忠」的問題，而是如何滑出困難的問題。蘇聯固不願意在東方添一戰場，而在中國深陷泥淖而日本更不願在東北添一戰場。扶桑三島全部都在海參威蘇聯轟炸機的半徑航程之內，它立刻便可以嘗到炸彈與燒夷彈的滋味。它所希望的也許是在蘇聯潰敗的時候，它可以效法意大利對付法國的辦法，在背心上狠狠的刺進一刀。然而蘇聯不是會像法國這樣的潰敗呢？蘇聯的版圖遼闊，它就失敗，它的東西綫也並不至於像法國那樣的脈脈相通。再則蘇聯既與英國共同抗德，那麼，日本的輕舉妄動，勢必引起英蘇，甚至於美國海陸空軍在遠東全部的力量來壓在它的頭上。南進嗎，北進嗎，這希望恐怕已經只是一場春夢了。然而日本却又不肯背叛軸心。它丟棄了這兩個朋友，還有什麼朋友？要是它回過臉來，重新聯絡英美的话，它就先得取消它的「東亞新秩序」，並得撤回它的中國佔領軍了。日本的軍閥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能把攔住政權嗎？還能站在台上嗎？所以德蘇戰爭的結果不論如何，日本的對策也不論如何，所謂東亞新秩序也者，業已傾覆了日本自己及其軸心朋友所共攬的墳墓！

預告

六月二十七日，在樂山——
陳石字先生也有一篇討論德蘇戰爭的文章，準在下期本刊發表。

為學術論文的作者與編者進一言

郝景盛

近三十年以來，我國各種學術可說多少總有一些進步，但這進步的程度還嫌不夠，真正的研究論文，無論數量，都有不足之感。假若就學林的，即以中國之林業研究而論，若與歐美各國相較，也不能不自慚形穢。德國有數十種與林有關的定期刊物，除週刊月刊季刊之外，還有一種每星期出版兩期的森林刊物，即「德國森林主人」，每年共出一百零四期，戰在這次大戰時代，也是按期出版。蘇聯森林界也有十數種定期刊物，其中有一雙日刊，即「森林化學」，一年出到一百八十二期，每期一冊——這樣動出的專門刊物，當然是很少見的。至於其他先進各國，也都有些質量兼善的雜誌，它們的內容，大率可以顯出一種共同的特色，就是作者對於所寫的題材，都會經過細心的研究，而其敘述也很忠實。

我常對朋友們說，真正的科學研究從不浪費精力；我們作一試驗，結果好時，固然是有公開報告之價值；即使結果失敗，也仍可以寫出，使人得知我們所以失敗之關鍵，自己不必重蹈覆轍。『失敗為成功之母』，也許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常讀到些實驗報告，故意仍仿作之，有時可得另一結果，這也許是因仿作的步驟多繞了個圈子，或少走了些路，然而最初作者的描寫不很忠實，也不失為原因之一。所以科學文字的作者，第一應注意到敘述的忠實。

好像郵板橋曾經說過，一個人拿不出幾部真正的創作，大多數不過是挪移借貸改竄添補之結果。可見學術文章的本身，由於自己發明或能表示獨到之處者，並不甚多。或多或少，我們總得引用別人的成果。現在我們中國的學術論文後面，也常附列一大堆的參考書，從形式上看來，好像是與西人著作同樣堂皇。但按其質則著者對於所列參考書籍的出版年月與發行書店一律不寫，至於引證的在那卷那頁，更不提了。甚至有些參考書與文章的內容根本沒有關係！我們讀完了一篇文字，

簡直是無法找出那一段話來自何書！這些參考書目，對於讀者究有什麼用處？而且所引之書，卷帙大的，往往多至數百頁；至於雜誌，則或已出數年，甚至數十年了。這樣一堆糊塗式的參考材料，不用說讀者不諳一一翻閱，即恐作者本人也未必曾一一領略！如此引證，只是自欺欺人，似乎不過浪費一些印刷紙張而已。況且作者與讀者均注意之點，常不相同；讀者覺有興趣的地方，想更詳細的知道一些，而苦沒有方法能在數分鐘內即把作者所引的內容拿來對比，換言之，我們不能知道那些地方是作者本人的貢獻，那些地方則是抄引他人的。所以我們寫作學術文章，第二要引證確切，必須註明著者，篇名，卷數，頁數，出版年月及地點。歐美各國的雜誌編者，照例是不接收引證不確切的文章的。中國有位科學界前輩寫了一篇文字，投寄某國雜誌，就是因為引證並不確切而被退回。編者來信之大意謂：『你的文章可借引證並不確切。茲將原稿退回，希望先生能將引證書籍從新註上卷頁數等，再行寄來』。但這前輩先生費了很大的氣力，竟未能將卷頁數等註全，因為那些參考文獻為數太多，重翻起來，殊屬不勝其煩。

其次就是一篇文章不應當投寄二處。學術文章，只可以在一處公佈，不當兩處發表，以便別人引證。世界上有名雜誌，假使主編者發現你曾一文二投的話，決不願再收受你的稿子。歐洲這種與林有關的重要雜誌，出版已經七八十年，稿件常是遠在一年以前即編定的，他們同時常有三四期在排印校對中，一到預定日期便可出版，只有臨時消息和要事介紹等纔是後來加入的。所以他們的刊物，總是按期發行，不像我們的雜誌，月刊常成季刊，季刊常會變成半年刊或不定期刊物的。話又說回來，一篇有價值的文章出版之後，自然會有人作短評介紹，用不到一稿兩投。常見國人一篇文章，報上也登，雜誌上又登，自己還用單行本，可是內容材料並無新的增添。專門文章所能引起注意的對

文學大綱

江心

象，總不過是幾個內行人；對於內行人，一處發表已足，用不到這級也印，那裏也登。然而如今中國一寫學術文章同時在二處以上發表者，屢見不鮮，我以為這不是一種值得提倡的現象。

最後關於各雜誌的主編者貢獻一點意見，就是他們倘若收到學術文章，而不認為適合體例，則應完壁歸趙，以便轉投他處發表。一篇具有學術性的文章，多少總有一些價值，不可以使作者白費精力，若既不

登而又不退，便是主編人的怠慢，非但對不起作者，也在無形中妨礙了學術的進步。

現在我可結束我的拉雜意見：每一個科學文章的作者，都要細心的研究，忠誠的著述，對於前人或他人的研究要確切的引證，一篇文章寫成之後萬不可投兩處發表。每一個雜誌的主編者，對於外來稿件，不登即應退回，否則有礙學術的發展。

鄧振鐸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四冊 定價紙面十元皮面十三元

鄧振鐸先生的「文學大綱」，出版學之道博而不精，就很難於處處顧到了。

將近十五年了，對於一般讀者，多少有些影響。它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在能將全世界的文學，作一簡單的介紹；壞處則在錯誤太多，有些地方錯得光怪陸離，難免貽誤後學。

鄧先生在民國十四年左右的，陸續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他的「文學大綱」。他隨編隨改，至十六年出版行本時，據說已經校收數次。全書出版後，雜誌上屢有書評，指摘其訛謬。當時文學知識不很普遍，有些小疵隨也情有可原。

寫這樣廣泛的文學史本是一件艱鉅的工作。在外國，雖然君克瓦忒著有「文學大綱」，約翰瑪西著有「世界文學故事」，但他們作這一類書固然要比中國人容易得多。不說別的，凡是希臘，羅馬，德，法，法蘭西的文學名著，英美均有譯本，給他們許多幫忙；反之，我國譯本不多，足供參考的可譯譯本尤其不多。鄧先生遇見奇怪的署名，不得不去翻譯；因此，譯名錯誤是難免了。

但至國難後第一版（等於第四版），還有很大的錯誤，則似說不過去了。這些錯誤，大抵可以分爲兩類：一小部份是敘事違背實情，一大部份是譯名不合原意。現在僅就英美文學各章，分述於下：

甲 敘事之錯誤

一，冊二頁七五：「密爾頓也在一千六百三十九年寫了一篇亞述之故事的史詩」，誤。按密爾頓的好友威達提死於一六三八年八月，當時

密爾頓正在歐洲遊歷；他在一六三九年八月回國後就寫一首輓詩，哀悼威達提。在這一首輓詩的第一六〇至一七八行，他曾談到自己想用亞述王的故事來作一篇史詩。但他後來改變計劃，採取「創世紀」的故事來作「失樂園」，卻終沒有寫過關於亞述王的史詩。

乙 譯名之錯誤

一，在英漢詩人喬叟的長詩「廣或權利故事

二，冊三頁三一，談到十六世紀的英國詩人魏特及沙萊伯爵，鄧先生說：「這兩個詩人俱在亨利第八時代，被這位專制者所殺」。按沙萊伯爵是由亨利第八殺死的，但魏特不是死在亨利的手裏。誠然，魏特曾受亨利監禁過兩次，幾乎喪了性命，可是後來亨利把他釋放，並任命他爲外交官。他在一五四二年病死於旅途。論者或謂魏特被殺於死後幾年，必受亨利陷害；不過這是懸想，不是事實。

三，冊四頁五四八，鄧先生說美小說家伊爾文的「旅行述異」是寫他在英國的經驗。這本書包含許多荒唐故事，中有一篇取材於他在意大利的旅行，餘多取自道聽途說，並非紀實之作。

集」裏，有一「巴斯婦人」(Pride of Bath)，是相那從巴斯來的一個女人。「巴斯」原意為浴室，因為那地方有幾個溫泉，可作天然浴場，故名。在古代英文中，「妻」和「婦女」是一個字，沒有區別，「妻」的含義是由「女」字中引伸出來的。鄭先生不明底細，譯為「浴室之妻」及「浴室之妻」(均見冊二頁六八)。請問浴室只是一間房子，房子怎能娶妻？

二，愛爾蘭小說家愛治華斯女士的小說「不在地主」，鄭譯為「缺席者」(冊四頁七四)，誤。這部小說敘述愛爾蘭的地主，永遠住在英倫，過着貴族生活，而將地產交人管理，所以稱為「不在地主」。

三，英國女作家喬治埃里歐特的小說「米得麻意」(城市名)，鄭譯為「中軍」(冊四頁一〇三)，誤。

四，英小說家屈洛普的小說「養老院長」，敘述一座養老院的故事，鄭譯為「守卒」(冊四頁一〇九)，誤。老人非俘虜，守卒無用。

五，哈代的小說「兩運的妻德」，譯為「難解的妻特」(冊四頁一九)，欠妥。妻德的「生」只是坎珂潦倒，毫無難解之處。

六，有一書店老闆，名曰「布來克烏德」，鄭譯「黑木」(冊四頁一九及二一)，違犯全書中人名書譯之通例。

七，同樣，美國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戴西米樂」，鄭譯為「羅菊勝者」(冊四頁五六四)，簡直不通。

八，同樣，美國阿爾登的短篇小說「馬格

羅蘭」(女人名)，鄭先生亦誤譯為「馬格里的」(冊四頁五六五)。

九，美國布萊特哈特的短篇小說「波刺灘之敗類」，敘述四個惡人，二男二女，同被波刺灘人驅逐出境。鄭譯為「法拉特的斥逐」(冊四頁五六五)，欠妥。

十，高斯華綏的小說「島國的法利賽人」，諷刺英國紳士冒充君子，很像古代的法利賽人。鄭譯為「法利西島」(冊四頁六六一)，欠妥。

十一，英國喬治慕爾的小說「愛登瓦忒斯」(女人名)被鄭先生望文生義，譯為「伊打水」(冊四頁六六二)；讀者不察，也許以為除了荷蘭水與蘇打水外，現在又新添了第三種水。

十二，最可怪的是韋爾斯的小說「吉普斯」(Gipsy人名)被鄭先生譯為「積皮」(冊四頁六六〇)。如果真係「積皮」，應將原文的末後兩個字母，或至少到數第二個字母，刪去。以上所舉幾點，已足代表全書之精神。評者不憚南歐北歐或黑人之文學，是以不敢，也不必，再多舉例。然而這一部書文字淺顯，插圖精美，說不定有些大學教授或中學教員，際此參差書貧乏之時，拿它來欺騙學生。爲了一般愛好文學的小兄弟們設想，此書實有訂正之必要。鄭先生是忙人，也許無暇重理舊業，如果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能代爲校正，成人之美，豈非一大快事？

英國博物院圖書館的回憶

鑑照

據五月十五日馬尼刺無線電台廣播的消息，十四夜，野蠻的德國空軍又大炸倫敦，英國博物院也被炸燬。我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我的心坎像受尖刀刺的一般，痛了一陣。英國博物院在「大維素街」。這條街和它附近的地區，都是羅素家族以前的產業。現在一位名滿天下的哲學家羅素先生，便是這家的後裔。博物院的建築是希臘式，氣概十分雄偉。住過美國，看慣了「摩天大樓」的人也許瞧不起它，但是，等到他知道它裏面收藏的豐富，他也會看重它，尊敬它。它收集人類心靈一切活動的結果，放在一處，供給學者研究，是人類文明一個最重要的

的倉庫。博物院內有一很完備的圖書館，在那裏，很多留英的中國學生曾經埋頭尋求過知識。我個人和它也發生了很久的關係。我第一次進這圖書館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初，復活節的假期裏。我記得我在四月初的一個清朗的早晨，第一次走進博物院的圖書館，那時，正是英國這地的四月天氣，一陣一陣的冷風吹着，空氣裏雖充滿着寒流，却也並不刺骨。我左手提着一隻小箱，右手拿了一柄雨傘，直向環圓形的圖書館奔去。我走進了它的大門以後，抬頭四面一望，吸了一口空氣，我馬上告訴我自己，我找到了我的心靈的故鄉。自從那時起，上課的時候，我

回利物浦，在大學裏聽講；放假的時候，我便在這圖書館內讀書研究，和收集論文材料。英國大學的假期很長，所以我在英國的時間，一半便消磨在這個圖書館裏。

每天早晨我從倫敦西北三區「議會山街」出發，坐二十四號公共汽車到「大羅素街」下來；下午六時離開那裏，吃完了晚餐回到寓所。每天上午九時左右我到圖書館。我選定座位，便邊借書單到櫃台上去，我回到我的座位，打開當天的報紙來看，大約等了一會，書送來時，我已經看完了報紙，便開始工作。下午一點半鐘左右我跑到新牛津街的「賴揚斯」去吃午飯。我天天在這個時間去，因為，第一，擁擠的時間已經過去，我可隨意選擇一個座位；第二，在食客滿座的時候進去，他們和對其他的東方人一樣，會注視我，當我是一件「博物館的標本」似的。我不願做「博物館的標本」，所以我選一個較空的時間進去，免得感覺窘迫。大約過了三十分鐘，我又回到博物院前面的庭院裏來。假若天氣清和陽光好的話，我背靠着前面的半牆，享受陽光賜給我的一些快感。假若天氣陰雨，我便坐在走廊裏的長橋上休息一會，而後重進圖書館去。大約到了五點鐘左右，我又走出來喝水。天天這樣，從來沒有改變。那二門口走廊裏兩邊石獅子口中噴出來的冷冰冰的清水，幾年裏我不知喝了多少。我常常因為飢餓的原因，連喝幾杯來代替食物。幾杯冷水沖走了疲乏與飢餓，我再進去繼續工作。這種滋味只有窮學生纔會嘗到，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它。這冷冰冰的清水

提醒了我這裏還有一個實際世界。事實上是這樣：倫敦多雲多霧，圖書館內黑得昏得很，看書須開電燈。電燈力量微弱，還不能夠征服室內的黑暗。在那種情形之下，一切東西只是隱約地顯現於眼簾的前面。我正感覺我在俄特式的大教堂的走廊裏一樣。在這樣充滿着神秘的氣氛裏，我讀書，我研究，我走進了迷離恍惚的夢境，我的精神被那氣氛完全吸收了去，我竟忘掉室外還有一個實際世界。我的想像力也發揮它的力量，跟着過去偉大的天才，走進一個理想世界裏去。塵世的一切，我記得乾乾淨淨。圖書館變為一個世外桃源。下午五點鐘肚子飢餓的時候，我走出來喝幾杯石獅子口中噴出來的冷水，完全打破了我的夢般的情緒，一剎那間，我回到了這個實際世界，我想起了還有衣食之累。我常常對自己說，倘使一個人沒有什麼身家衣食之累，就在這個圖書館內度過一生寶貴的光陰，也算是清福的了！

事實上，確有人整年整月坐在那裏讀書研究的。這樣的讀者有好幾位。其中有四位，因為他們各個人代表一種獨有的品格，最引起我的注意和興味，在這裏我要特別提他們出來。第一位是「石考萊先生」。石先生的真姓名，我無法探聽。有一天，我發現了一張十九世紀著名小說家石考萊的畫像，這張畫像上的石考萊和他相似，所以我便給他這個姓名。他大約五十多歲，戴一副鋼邊的眼鏡，形式和石考萊所戴的也相仿，是道地的十九世紀式樣。每天在正午時刻，他慢慢地從圖書館走出來，在庭院裏左邊

的走道上停下來。那時，一羣白鴿子已經看見他了，圍繞着他亂飛。他的右手插入右邊的衣袋裏去，取出一把穀子，伸出他的手來，餵喂它們。這個時候，一羣白鴿爭先恐後地掠穀子；穀子完了，它們仍舊棲息在他的臂上和手上，不肯飛走，他發出一道命令，叫他們飛走，口中說着「明天再來喂餉你們」。這般白鴿聽了他的話，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齊飛走，不再麻煩他了。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臉上總顯出輕淡的微笑。他似乎不看報，不管閒事，也沒有憂慮。他沒有談話的朋友。有時，我看見他偶爾和別人說話，但是，很簡短，並且常常用微笑來表示他的意思。他的最親密的伴侶便是這羣白鴿。

我所注意的第二位讀者是「米高整伯伯」。他的身材和外貌正像我想像的「塊肉餘生錄」中的米高整伯伯，所以我便給他這個雅號。他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他的肚子。這肚子比起莎士比亞的「法爾斯答夫爵士」的還要大出幾倍。我想，倘使拿一把茶壺來放在他的肚子的凸出的地方，準可不致滾下。裁縫鋪子老闆看見他的肚子一定會感覺頭痛，心裏發愁做不出式樣好的褲子來給他；同時，對他討價，將比對別人準要高些。大約爲了這個原因，他一年到頭只穿一套衣服。他有兩隻目光炯炯的眼睛，又長又黑的眉毛；無論在圖書館內或在圖書館外，嘴裏老是啣着一枝鋼筆，很像蘇官真人。這樣龐大的肚子使他行路十分困難。在他走路的時候，我只看見他的肚子移動，因此很像江南農村場面上

「碾乾」的轉動。我曾聽說，他喝啤酒太多，以致肚子充滿着脂肪，發生這種現象。但是，他並不在乎，中午時刻他到博物院對面的酒排開去，出來時依舊面帶酒色，嘴裏噴出一股啤酒氣味。我想，他像許多英國人一樣，沒有啤酒就過日子。

博物院的閱書室內十足代表博物院的性質，世界上一切希奇的人物都有。石考萊先生和米高黎伯伯固與平常人有些不同，但並不能算為古怪。我要說的第三位讀者，却真有些古怪氣味了。他像神仙故事裏走出來的人物。我在幼年時代沒有讀過神仙故事，所以不能給他一個適當的名字。他無論察察，總是穿着一件紅綢做的修道士的長衣，腳上則穿一雙夏季海濱遊藝人所穿的涼鞋。他的頭髮很長，分成幾股，拖到背的中部。他真有些特別，說他是到圖書館來研究，似與事實不符，因為我就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選取一個座位，坐下來看書。說他不是誰，似乎有點冤枉了他，因為他常走來翻閱那些笨重的圖書目錄。他進了閱書室以後，照例是和一位穿衣十分整潔，而戴琥珀邊眼鏡的高級館員談一會話，翻一下目錄，停留一刻兒，便出去了。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他的身世。我曾問過幾位英國朋友，他們都說不出他的來歷。後來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是一個帝俄時代的皇子，除了他的政治思想外，他是很開明的。在英國，他和一個英國人合作，寫了一本書，出版後被警廳指為「淫穢」，向法院告發，結果由原署者撤回，並由書局設法收回以前賣出的冊子。

我們常說讀書人窮的多，有些窮到飯都沒有得吃。這，我在英國的博物院內看到了。那裏有一位最窮的讀者，大約五十多歲，他是引起我注意的第四個人。窮到怎樣，說來可怕，現在我想到他，還覺得有些毛骨聳然。每天午後兩點鐘左右，到博物院來觀光的遊客已經吃完了他們隨身攜帶的午餐，那裝午餐的紙袋，也已丟進字紙籠裏去了。他老人家就在這時候開始搜索那些紙袋。假若他的運氣不壞，可以找到半塊廢餘的麵包，或許一方奶油蛋糕。但這紅運很少降臨，往往尋覓了許久，他還沒有得到一些東西。我看了這一幕人生的悲劇，十分難受。好幾回，我決準備犧牲自己一些吃晚飯的錢，送給他，可是我怕觸犯他的自尊心，不敢買味。他沒有錢吃飯，不用說得，自更沒有閒錢來做衣服了。一年四季，老穿一件破爛不堪的春季大衣，襯衫沒有替換，永久的着在身上。他窮到這種田地，即沒有愁眉苦臉。和別人談話的時候，他很興高采烈。他有他的觀察，他有他的立場。我們孔聖人的門徒顏回雖窮，還有「一簞食一瓢飲」，而他則比顏回更窮，只有「一瓢飲」。這「一瓢飲」是從右獅子口中噴射出來的，無須出錢購買。他老人家雖比顏回還窮，却也不改其樂。倘使孔老夫子復活起來，看到了他，也許會摸一下鬍子，自慶他的精神在這二十世紀還沒有被工業文明所消滅；我們現在仍舊給他冷豬肉吃，不是無道理的！可惜人生還有物質方面。我們讀書人替社會做了一種重要工作，而社會給予我們的報酬只是窮困與飢餓，還

賺什麼公道！

我這一種不平之氣，走進閱書室內，立刻熾消雲散。閱書館藏着歷代人民偉大的心靈，我在那裏尋找，它的本身便是神報。我不想它商業上的價值。晚上六點鐘圖書館閉門，我走出館來，我只估計我在一天內的收穫。我坐在青年會食堂裏，或新牛津街「賴揚斯」餐館裏，我吃晚飯的時候，我的心神還是和前代作家的心靈交接着，菜味怎樣，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這是博物院圖書館賜給我的恩物。我喜歡博物院，稱之為「我心靈的故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早晨，我離開倫敦，當十四日下午六點鐘走出它的大門的時候，我依依不捨，站在它的對面的走道上看它三次，我問我自己：「那一天可再回到我心靈的故鄉？」那時候，我的情緒正和我在十二歲時候第一次離開家鄉分別我的母親一樣。十五日上午十一時，我在多維塔着海峽渡輪離開英國，渡輪駛出港口的時候，我向倫敦方向連環望了三次，我告訴我說，博物院的圖書館便在那一塊白雲的下面！

辛巳樂城春禊

劉拓

民國卅年三月卅日，即舊曆辛巳三月三日，友人招聚城固小東門外龍何墓側，依杜少陵上巳日修禊祿園林宴席五律一章，分韻得敬字。

- 狂風天外至 萬樹驚巢欲
- 轉徙存完卵 我培衍嫩枝
- 廓清崇海宇 遍植漢庭旗
- 痛飲扶桑酒 明年上巳時

疏散了家庭以後

絲翁

自從春城疏散，「候鳥」常陣，我的家庭奉命疏散，搬到鄉間去住，於是我就變成了一個臨時的單身漢子。單身生活，雖則不免寂寞，想起來至少還有六大妙處。第一是行動自由，早出遲歸毋須說明理由。第二是偶吃一點零食，小兒子不來同我爭嘴，免得做老子的時常就受着不是。第三是看書做事，再沒有人打擾。第四是夜間聽不到孩子們的哭鬧，睡眠安穩，偶爾夢見周公，可不匆匆告辭。第五是空閒來時，此心毫無牽掛，態度悠閒，站在朋友面前氣壯了許多。第六是可藉着在家無聊為理由，選定適當時間去看朋友，順便吃些白食，並不顯得怎樣寒酸。在剛送走了家庭的當天下午，我雖期待着這六種妙處的同時光臨，一律實現，所以當夜的睡眠，真是從來沒有的安甜。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就感覺有點異樣：房間內沉寂至於烟灰落在地上也能發生巨響；熱水瓶冷冰冰的橫躺在桌面上；一塊洗臉肥皂是被老鼠咬進了皮鞋腔；燈罩似遇盜劫，油從桌面一直滴到了書架上……最可怕的是那王媽也不肯給臉水進來。靈機一動，忽然想起了昨天的疏散，我恍然大悟了這一切反常的由來。只得屈辱降貴，躬身入廚。誰知火爐也會作怪，早上沒有人去幫忙，它也懶得工作起來。這怎麼辦？虧得缸底尚有未朝天，尚可搗

一盆冷水來漱口洗臉。心想從此以後，冷水浴從頭頸上練起，或可減少感冒機會，倒也使得。只是頗回那股一瓢飲的優勁兒，却屬不曾學得。「賜也何敢望回」，洗完臉忙鎖着門，趕到茶社去也。一進門就碰到了典型的單身漢小金，彼此來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一切都可馬虎，只是吃飯問題不容易解決。日子長了，朋友們都已輪流招待過了，若欲週而復始，臉皮苦不夠厚。何況每逢吃飯之前，藉故走到有太太的朋友家去拜訪，如果機緣湊巧，慷慨見饋，恩賜同餐，固然可以果腹而出，但這不能視為慣例。到了三次以後，西洋鏡已拆穿了，不是主人情願忍飢奉陪，就是主婦出來討論物價與生活問題；既心知其「意在沛公」，只得勉強告辭。不得已，竟走上了游擊一途：先在某酒家吃頓中餐，繼到某飯店去消夜。這雖不免浪費，但也落得領略過天下的風味。起初總想維持一個天長地久的計劃，決以「經濟小吃」為主；結果與我一致，「買少燒多」。自以為每星期只此一次，還不大背節約儲蓄之旨，可是忍了幾天，不覺饑饉又滴，而且想到抗戰期間，營養衛生終居第一，何必自苦乃爾，於是又辦一回「牙祭」。如此一再破例，到了月底，會計室送來的薪水袋上，滿眼都是預支字樣；袋內除了一兩張郵票以外，可以說是空空如也，至是始

悟營養政策之非計。領得兩當軒詩警句，「全家都在西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心上不免感到一點涼意。第二月雙雙緊縮，首先是「減此朝食」，每天只吃午晚兩餐，且以鹹水煮麵條，精鹽佐白飯為常例。可是算盤打得愈緊，儲蓄流得愈多，結果當念「人生幾何」一語！有一位講究衛生的朋友，根據他所知道的營養學理，最後向我建議，飯菜應以自炊為原則。於是乃挑水買柴，洗刷鍋灶，當晚煮了一鉢「三色三味」的飯：上層是漲胖的米；中層是糊樣的團；下層是焦黑的炭。次米珠薪桂，如何可以常作失歡的試驗？那位朋友的建議，事實證明它是礙難實行的了。

既而情急智生，又想到了姑飯鑊給朋友家的辦法。可是轉念一想，這也有點困難。如今米比法幣還貴，誰敢大開筵席？儘管十分同情於我，也只能到表承關切為止。中國人最愛面子，誰好意思留客做生煎？即或封金而遣之，客亦只限於一次。而且送多送少，亦須大費躊躇。就說交情特厚，多少滿不在乎，而我每日去討飯吃，時間上亦難適得其中：早光則恐惹環主婦，遲到又怕人家挨餓。為了主客相安起見，最好還得時常買些糖果，向着小朋友們公然行賄；否則，他們將會脫口而出：「某伯伯又來討飯吃了」，豈不使人難堪乎哉？更有甚於此者，偶見魚餒而肉敗，也得欣賞烹調技術，連誇別有風味，加倍發香虎嘯；否則老爺看着太太，太太向着客人道歉，多尷尬呢？再說，朋友家裏本是融融洩洩，忽然來了你這一個外人，改變

了他們的飯桌空氣，亦屬有傷陰德。凡此種種均應事先考慮，而考慮之結果，不得不使你再想到胡大便的一句名言：「知難，行亦不易！」

奉命疏散使我澈底明白了聖人訓誡的用意，原來飲食男女不可分離。如果你把男女拆開，

詛咒獨身主義

通訊

編者：近來我校壁報上面，對於婦女問題的討論極其熱烈，同學們對這一個問題，都很感覺興趣。女同學發表的意見，有不少是：「願意放棄結婚的權利，把整個人生都獻給婦女解放運動」。我希望這只是她們的高調，大概不會兌現。如果她們真抱「獨身主義」的話，那可把我急壞了！

這種思想的最大錯誤是在誤把結婚看作一種單純的權利，因而可由她們自願放棄。其實，結婚也是一種嚴重的義務，不可放棄。誰放棄這義務，誰就是對大自然逃避責任。我們絕不能把夫妻之樂看做結婚的唯一目的，因為結婚本身還有一種神聖的使命，就是要把種族生命延續下去。夫妻之樂，不過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鉤餌，使之樂於完成它所指定的任務，生兒育女。正如奎寧丸外面包有一層糖衣，我們固不能說吃奎寧丸的目的，是只在吃糖衣！

女同學看她們自己的身份，自知她們便是優秀婦女，在全中國的女同胞中實佔少數，因而不願浪費其寶貴的精力與時間來盡一般婦女都可以盡的生育責任。殊不知從民族衛生的觀點看來，正因為她們都是優秀的婦女，就更應該勇敢

吃飯或成問題！聽說從前有個蘇秦，不從聖人之教，想抱獨身主義，也是爲了吃飯問題，竟被他的賢嫂逼得「頭懸梁，錐刺股」，差一點兒便於睡眠不足，流血過度之外，加上一個破傷風。所以後來的男子，大都引以爲戒，不敢等到「三

地負起結婚的責任，同爲中華民族多產生些優秀子孫！若逃避了這種責任，則無論她對於婦女解放運動能有多大貢獻，總是得不償失；且無論她一身將幹多少偉大的事業，而在這一方面，仍然是個民族的罪人！

我之詛咒「獨身主義」，並不僅因它的本身作用太過違反選擇，而尤因爲它的實效色彩異常濃厚。如果「獨身主義」只是一般愚昧婦女的玩意，那也無妨其自便。不幸碰這玩意兒的

「而娶」，往往是於十七八歲時代，就要開始追逐。如今高唱獨身主義的人，只有半老處女，絕對沒有男子。我想上帝造人，男女平等，決不同罪異罰。男子獨身的懲戒是「頭懸梁，錐刺股」，女子該亦如此。大家等看臨牀！

却全是些知識婦女！一些天真爛漫的鄉下姑娘斷然沒有那麼活潑的頭腦來逃避責任，只是聽天由命，不自覺地力求多子多孫。惟有我們知識女子，才當爲了事業前途或個人享受，而致不婚或遲婚！即令結婚，也或爲了減輕經濟負擔和減少教育之苦，而去節制生育。這樣，我們的高等教育，就其對於女生的惡劣影響而言，豈非等於「尼姑教育」？中國民族的前途，不是太危險了嗎？

逸馬，六月一日。

注意 漲價 預告

我想諸君一定知道現時的物價。本刊創辦之目的，本在供給一種勉強可以適合諸君口味的讀物，只想出力與出錢，不想別的，所以每册成本，一切算在裏面，雖約六角之多，而定價只有一角。諸君拿出一角錢來，二分是給郵局，四分是給我們買包紮紙，麻線與漿糊，另四分是給我們按期登載出版廣告。至於雜誌，不用說得，實際上是

由我們贈閱。這種辦法，若無流弊，我們願意繼續維持下去。但是，諸君注意，隨着紙價之高漲，流弊越來越多，至於今日，除文化總社外，任何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沒有幾個書店願把本刊傳給讀者了。破爛的土紙本，說着有時還可購到，嘉獎紙本可就難覓了。爲什麼？小商人願用高價來購買本刊，這本拆開，另派用途！

在最近的未來，我們必須提高定價，使之等於紙張成本。爲了顧全讀者利益，我們先發一個注意情報，希望讀者趕快定閱。零購對於雙方不利，並浪費了排印及裝訂手續。定價見上期末頁補白。